

文人草菖蒲

□盐城 胥雅月

家中书房电脑旁的一盆水养绿萝已有三个年头,虽说写作累了,呆看一会儿郁郁葱葱有点“肥胖”的绿萝叶,便能消除眼疲劳。但或许久看绿萝“环肥”疲劳,顿生“燕瘦”审美向往,于是走访花草市场,想寻一盆“燕瘦”替代“环肥”。

一家专售小盆景店铺的老先生,宽褂对襟,山羊白须,躺在藤椅上,手举一本线装书,优哉游哉沉醉其中,完全不在乎顾客进店。店中小盆植物,摆放错落有致,盆精致,绿盎然,造型别致,盆盆透着一股浓浓的雅趣。

一时拿不定主张,探问,先生,小绿置案头,何为佳?或许先生听惯了“老板”,偶来的一声“先生”正投缘,于是跃身搁书,笑眯眯答——文人草!我接话,菖蒲吗?先生欢快地手持一盆叶叶举剑而歌的菖蒲向我介绍。

苏东坡一生最爱小绿菖蒲,他可谓植菖蒲专家,曾在其《石菖蒲赞并叙》中记载:“凡草木之生石上者,必须微土附其根……惟石菖蒲并石取

之,濯去泥土,渍以清水,置盆中可数十年不枯。”你看我这一盆菖蒲,有石,有水,正是学着苏大文豪培植法。

先生继续侃侃而谈——古代文人把菖蒲与兰、菊、水仙并称“花草四雅”。从唐开始,文人士大夫便开始植菖蒲,因而菖蒲又被称为“文人草”。文人墨客为它所写的诗作数不胜数,李白、陆游、朱熹等都曾写诗赞颂小小的菖蒲。菖蒲除了被写入诗作,还常被绘入画中。“扬州八怪”之一的金农,曾以“九节菖蒲馆”为斋名,郑板桥、苦瓜和尚、八大山人、吴昌硕、齐白石等历代画家都喜欢以菖蒲入画。为什么历代文人皆深爱菖蒲?依我想,与菖蒲品性高洁是分不开的。菖蒲生长于深山远溪,但它甘于寂寞,以清泉为伴,绝不怨自艾;与别的植物相比,一般植物的生长都离不开土壤,它却可扎根于石上,颇有傲然出尘的风姿。菖蒲身怀奇质,却安于淡泊,这与古时文人的精神追求十分契合,深受文人喜爱也就不不足为奇了……

先生的文化气质浓缩于一盆菖蒲中,我欣然接受先生的建议。

一盆“燕瘦”菖蒲置于电脑旁,多少与文人沾上边,小欢喜。受先生影响,百度搜索《石菖蒲赞并叙》细读,发现“间以文石、石英,璀璨芬郁”,便试着把儿子儿时玩的五彩玻璃球放入菖蒲盆中,视觉山野乍现——盆中有水,水中有石,石边藏球,水激池,石错落,球彩艳,草凝碧——书房精气神都凝聚在那葱茏碧绿的叶叶之上……越看越喜,越喜越爱,难怪先民崇拜菖蒲,视作神草。《本草·菖蒲》载曰:“典术云:尧时天降精于庭为韭,感百阴之气为菖蒲,故曰:尧韭。方士隐为水剑,因叶形也。”

原来菖蒲先百草于寒冬刚尽时觉醒,因而得名,加之菖蒲“不假日色,不资寸土”“耐苦寒,安淡泊”,生野外则生机盎然,富有而滋润,着厅堂则亭亭玉立,飘逸而俊秀,自古以来就深得人们的喜爱。

菖蒲虽小绿,实乃大雅趣。古今人钟意,意在心澄明。

重逢

□南京 孙忠南

大约上世纪70年代,我还很小的时候,总爱跟着父母去七家湾。因为我父亲的姑妈居住在七家湾的小河边。那时,“跟路”是我的一个小毛病。我们姐弟四人,算我跟路最多。也许,我是男娃老大,父母总是有点“偏心”,有意无意间,对我宠爱有加。喜欢跟路到七家湾,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,可以到安乐园小搓一顿。嘴馋的我,哪能放弃这么好的机会?

那时,安乐园菜馆坐落在莫愁路的路东边。在我的记忆中,安乐园是周边最好的馆子,和其他店铺比起来,不仅显得宽大敞亮,而且食客络绎不绝。我们去安乐园那么多次,一般不敢点“菜”,只是吃他家的牛肉锅贴,或者牛肉面、牛肉馄饨;偶尔也会点一两笼牛肉汤包。为了不“欺负”在家的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,父母吃完了会买点干切牛肉带回家,让他们解解馋,这也是很难得的“开荤”了。

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月,到安乐园也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去的。记忆中,父母带我去的时间,一般都是在父亲单位每月5号“关饷”以后的某一天。于是,每月5号,成了我儿时最期待的日子。安乐园牛羊肉的香气,总是纠缠着我的嗅觉细胞,又萦

绕在我的味蕾之上。这种舌尖上的记忆,犹如一口深不见底的老井,虽然时隔多年不再饮用,但井水的甘美滋味,依然不曾遗忘。

我最喜欢的是他家的牛肉面,特别能让我的肠胃得到“安抚”。也难怪,在那个“一碗面条一毛三,先吃面条后喝汤”的年代,上馆子吃碗“单面”也是一种奢侈。什么叫“清汤寡面”也怡人,只有我们这些“吃过苦”的人,才能真正体会到个中欣喜。那一大蓝边碗的牛肉面,空气中飘散的浓浓膻味儿,和着各种佐料的香气,悄然溜进鼻孔,钻进大脑皮层;晶亮的“红汤”,围绕着小岛一样“盘踞”在碗中的面条,煞是好看。这碗“饕餮大餐”,总是令我垂涎欲滴。师傅往碗里舀汤时,我总希望他能多加一点,晃悠悠潜出来才好,我能多喝上一口。

岁月流变,后来,七家湾片区被拆迁了;姑奶一家也被安置到城外一个居民小区。去安乐园的“机会”陡然少了许多。可是,对安乐园的依恋之情,却在心里悄然生长。一天晚上,突然想起那些“美味岁月”,便和妻子说:“明天我们带女儿到安乐园吃早茶,好不好?”她欣然同意。次日,我们仨,起了个大早,屁颠屁颠地赶到安乐园;不

听雨

□广西田东 农华

雨天让我极为反感,尤其是这夏季的雨。

儿时,当伙伴们能肆无忌惮嬉笑打闹时,我却需要守在晒谷场的稻谷边上,反复地追赶前来偷吃的麻雀。倘若天公不作美,我还得赶在下雨前把晒谷场上的稻谷收好。若稻谷被淋了雨,长了芽,这一年一家子的口粮就没了着落。慢慢地,对于雨景,我早已没有那份闲情雅致。

雨说来就来,敲打阳台的玻璃窗上,滴滴,答答,滴滴答答……仔细聆听,富有节奏感,像极了敲打乐。

“爸,下雨了。”看着坐在茶几对面的父亲,我说道。

父亲的鼻梁上挂着一副老花镜,

埋着头,看着书,好像没有听见我和他说话。其实我心里清楚,父亲肯定听到了,只是向来少言寡语的父亲,懒得和我搭这样没氧分的话罢了。

“爸,您听听,真像敲打乐。”我看向窗外,雨一直下,没有停歇的意思。当我回过头来,看向父亲时,父亲慢悠悠放下手中的书,摘下鼻梁上的眼镜,盯着我看了许久,我一愣,父亲的眼神还是那样犀利,我在心里禁不住一震。

“你呀!是该好好的听听的。”父亲也望向窗外,似乎没搭理过我一般。“爸……”这时,我的脸一阵发烫,不懂该如何接上父亲的话。

“用心去倾听!”父亲说。父亲的



曾想,眼前哪有安乐园的踪影?我怀疑是自己记忆出了问题。但我少年时,不知走过多少次的莫愁路,不知路过多少回的这条河岸,以及河上的这座桥,还有近在咫尺的朝天宫,依然举目可见——难不成它们都是海市蜃楼,我的幻觉?回家打问年迈的老父亲,他也不置可否地说,安乐园应该就是你们今天去的那个地方!安乐园是不是搬家了?又或者“改制”换了名称?这些疑问,时不时地从我的脑海里跳出来。

知晓安乐园搬到王府大街,冶山脚下,已经到了本世纪初。那是刚参加完一项工程,收到一封答谢邀请函,打开请柬的一瞬间,首先跳入眼帘的是“安乐园”三个字。至此,我方才“找到”她的下落,而后相伴至今。

■点评:文字优美,记忆深情,困难年代里菜馆的记忆不但搅动人的肠胃,更搅动全家人的心灵。“每月5号,成了我儿时最期待的日子;这种舌尖上的记忆,犹如一口深不见底的老井……”这段文字,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,写不出来。全文语言流畅,细节感人,而每次下面条,希望师傅多舀一勺面汤的细节,读了令人落泪!

——资深媒体人 吴晓平

老爹老妈

□连云港 尚庆学

病房里,一对60多岁的老夫妻,妻子患了胆结石,丈夫在病房里陪护。

丈夫个子很矮,由于常年给人扛东西,腰都佝偻了。他小时候父母死得早,是奶奶把他带大的。好容易长大了,又找不到媳妇。奶奶就带着他找到他的大姨,哀求道:“你家闺女多,看在你和她妈姐妹的份上,就可怜可怜这孩子,匀一个闺女给这个孩子吧!”大姨十分同情,就把三女儿说给了他,这个媳妇就是病床上的老伴。没想到,这生拉硬拽的婚事,倒成全了一对相濡以沫的恩爱夫妻。

丈夫打来半盆冷水,又倒上一些热水。他把松木棒似的手伸进盆里,觉得有些凉,又倒了一点热水,又试了试,这才满意地放下暖水瓶。他把毛巾放在盆里湿透,然后捞出来拧干,在妻子的手上、臂上、腿上、脚上慢慢地擦着,一边擦一边问:“合适吗?”妻子说:“正合适。擦完了,你快出去买饭吃,别老是忍着。”丈夫说:“慌不了,等会儿吃点干粮就行了,不干活不觉得饿。”“你就是不饿,怕花钱,我还不知道你的!”妻子埋怨道。

这时,儿子来了,送来一盆鸡汤,放下后,要接替父亲帮母亲擦。父亲说:“你不懂,擦不好,还是我来吧。你快回去干你的活,这有我就行了。”

老伴也对儿子说:“你在这里照顾,你爸不放心啊,怕耽误你的公事,你回去吧,让你爸在跟前比谁都好。”

儿子无奈,只好从兜里掏出一千元钱,递给父亲:“先用着,不够再要。有事赶快打我手机,千万别耽搁。”

父亲接过钱,告诫道:“你怎

么过来的?千万别用公车啊!别以为当了个小官就了不起了。”

儿子点点头,走了。丈夫揣好钱,说:“这样才让我放心,”然后问老伴,“擦好了,感觉舒服吗?你喝鸡汤吧,我给你盛。”

“我不喝!”妻子很是生气,“今天你要是吃鸡肉,我就不喝鸡汤。”

丈夫见妻子真的生了气,只好说:“我吃我吃。”他打开盆盖,用筷子夹了夹鸡肉,说:“我不爱吃鸡肉,油里糊涂的,还是你吃吧,我到外面买点别的东西吃。”

妻子见丈夫实在不舍得吃,就说:“那你出去买水饺吃吧,一定要吃啊!不然等孩子回来我可告诉他。”

丈夫赶忙说:“你别再打扰孩子了,让他放心去做他的公事,你要是让他犯个什么错误,就白养活一场了。”说着,把鸡汤端到老伴床前,出去买水饺去了。

妻子向同病房里的病友感叹道:“什么老,什么小啊,儿子就随他这个脾气,自己舍不得享受,对别人就是热心肠。”

不一会儿,丈夫回来了,对妻子说:“街上没有卖水饺的,还是吃点干粮吧,干粮充饥。”

妻子叹了一口气:“唉,你啊,就是疼钱。你要再这样,我就不住院了,让你多省些钱。”

“不是省钱,你不知道,咱儿子一月就那几千块钱,你给他超支了,他再想歪点子怎么办?”丈夫一面解释,一面安慰道:“我明天早点出去买水饺,咱们一块吃还不行吗?”

“我算服你了!”妻子既生气,又心疼。

丈夫用小勺盛着鸡汤,小心地喂着老伴。妻子的眼里泪汪汪的,一句话也说不下去了。

白露

□安徽巢湖 方华

二十四节气里,特别喜欢白露。不是因为天气终于凉爽,度过了难熬的夏天;也不是因为白露这两个字多么富有诗意。而是因为,又可以从那城外的草尖叶片上,看到晶莹剔透的露珠了。

四季轮回,年年白露至。可住在钢筋水泥城堡里的人,实在难以在道边的绿化带上寻觅到那小小的精灵。至于露水湿履、花香洒袂的情景,恍如在久远的记忆里。

那天从一条小河边走过,童年时曾在此河中戏水,还曾“偷吃”过小河两岸菜园里挂着露水的黄瓜、番茄。随着城市化的进程,小河早被圈进城中。一家恐比我年龄还大的自来水厂取水口仍伸入河中,泵机的声响隐隐入耳。

感谢自来水,从拧开的水龙头下,那过手的温润清爽或彻骨寒意,让寓居城市里的人知道了城外季节的变化,留一份花红柳绿、草长莺飞的向往与想象。

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。”《诗经》中如此美妙心动的场景,怕也经不住几千年时光的荡涤与消磨,露通

霜匿,伊人惆怅。围湖建墅,开埂为田,劈山建厂,伐木为屋,人类到处留下自己的意志,忘记了在汗水与眼泪外,还有一滴晶莹的水珠叫露。

“玉阶生白露,夜久侵罗袜。却下水晶帘,玲珑望秋月。”如果太白先生站在霓虹斑驳的台阶,听着喧嚣嘈杂的市声,他还会把床头的月光疑作地上的霜露,写下那千古的绝句吗?即便你在夜色阑珊中回家,鞋面或者裤脚被润湿,那也绝不是草尖上的凝露,而是商家泼在大街上的一盆污水。

“露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明。”难道杜甫在千年前就明了现代人的心思,把一滴晶莹的思恋寄托在那遥远的故乡?

露,天地之聚,自然之凝,在那万木葱茏的山野,在那草繁叶茂的大地,它们依然为我们守候着一份纯净、一份纯洁、一份情怀、一份感动。

白露过后仲秋至,在天高云淡、风清气朗的日子里,多想放足原野,看“鸿雁来,玄鸟归”,抚摸一片潮湿的乡情,啜饮一滴草尖上的月光。